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二十五回 小丫環巧救俏郎君 醋大娘毒打蠹公子

一別僦居歲月多，歸來人情已消磨。 惟有門前鑿池水，春風不改舊時波。

話表桑黛被晉游龍灌醉捆訖，令家丁將他搭到後花園空房內，候至三更時分，用乾柴烈火將他燒死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這驚鴻小姐使女喚素琴，與小姐如同姊妹一樣。從中堂廊下經過，聞兩個小童低聲說桑黛之事。素琴聞言暗想：「我父親受過桑黛的恩惠不少，怎得設法救他才好。」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急急跑上繡樓，向驚鴻小姐將晉游龍所作的事言了一遍。小姐聞言吃驚不小，因道：「哥哥作事太惡，竟將駱家義妹誑來，又要害什麼姓桑的，這可怎了？當稟母知，又值母親在那裡，此事如何是好？」素琴口呼：「姑娘休要著急，婢子有法先將桑黛救出。小姐親到僻室再救駱家小姐也不遲。」晉驚鴻乃是弱女，未經過事，隨口應允由他辦理。素琴見天已黑，即刻來到花園空房。見房門鎖著，門外有兩個人看守。素琴復回樓上，取了火種，走到柴房內引著了火，登時烈焰滔天。素琴躲在黑暗中，見眾人都去救火，便走到空房外，用石塊把鐵鎖砸落，推門而入。見桑黛被捆在那裡，遂代他解開繩索，令他越牆逃生。怎奈桑黛兩腿打傷，不能行動，素琴忙拖著桑黛就走。桑黛不分皂白就跟著素琴來到樓下。素琴把桑黛藏嚴，便上樓告訴小姐。驚鴻小姐聞言驚駭說：「為何不將他放去，因何將他帶到樓下，焉能藏得住他？」素琴說：「他兩腿受傷，不能行動。婢子豈不知他藏身不住，只求小姐憐憫，將他帶上樓來，寄在婢子房內暫住一夜，明日設法放他逃走。」驚鴻無奈，只得允從。

素琴下樓，將桑黛領上樓，藏在自己房內。此時外面火已救息，那兩個看守之人，仍至空房外看守，見門已大開，鎖落在地。進內一看，桑黛已無，急忙去報游龍。游龍大怒，立刻同張春儀到空房內一看。張春儀向游龍說：「此人不能自行逃走，必是宅內有人放起火來，此為調虎離山之計，暗將他救去。且須各處去搜一搜。」游龍依言，帶領家丁各處搜了一遍。並未搜後宅，焉能搜的著呢？只得回歸書房。到了夜半，各處皆關門。素琴便至自寢房內去看桑黛，此時桑黛驚魂已定。一見素琴走來，暗自贊美俊俏婢女，隨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多蒙恩姐拯救，請教恩姐高名上姓，此處卻是何地？」素琴見問，便將他父親曾受恩惠，及聽見小童私語，一一言明。此處乃是小姐繡閣。桑黛聞言一怔，說：「此處難存我身。」素琴說：「那正樓是小姐所住，此是我的住房。我向小姐將此事已言明。」桑黛說：「今夜姐姐住在那裡？」素琴說：「我去與小姐同宿去。」桑黛說：「我必須去謝一謝小姐才是，不知恩姐意下如何？」素琴說：「容我先去回明了，看視如何？」遂至驚鴻小姐房中，口呼：「小姐，婢子適才去看桑郎，見他容貌端莊，居心不苟，目不斜視，正色正言，說要前來拜謝小姐拯救容納之恩，不知小姐尚肯見他否？」驚鴻說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他雖正色端方，究竟事屬嫌疑，還是不見為上。權且令他暫住一夜，明日設法放他逃生便了。」素琴說：「小姐之言是理。但則小姐存著躲避嫌疑之心，此人雖在婢子房中，卻是在小姐樓上一樣，不知者自然毫無議論，萬一稍有洩漏，小姐雖西江水不能濯也。即便見了，只要無人洩漏，彼此毫無邪行，亦無妨礙。婢子因他是一片至誠，出於天性，不得不代為轉達。」驚鴻聞言，沉吟不語，也不答言，也不推辭。

素琴見此光景，已知暗允，即轉身出去將桑黛領來。說：「這是我家小姐。」桑黛偷眼一看，見生得美貌無比，便遠遠的深深一揖，低聲謝道：「蒙小姐相救之恩，某當銘感五內。但今朝事涉嫌疑，也是權宜之計。惟慮孤男寡女，萬一洩漏，某死不足惜，恐有污小姐清名。某只可在廂樓效古人秉燭達旦，所謂以明我心。萬一事出意外，究竟可對神明。」晉驚鴻聞言，又見他那種美貌，暗羨不已，遂口呼：「桑君既如此用意，奴當銜感不已。惟恨家兄作事，殊屬荒唐，定遭報應不爽。君自請便，明日便當設法救君家離此是非窩。」桑黛連連稱謝，退出，回到廂樓，將房門閉上，遂秉燭達旦。

驚鴻同素琴主僕二人，也挑燈夜話，並不安寢。驚鴻問素琴：「這桑公子明日有何法放他出去？」素琴口呼：「姑娘不須憂慮，婢子已思得一計。明日可將殷家小姐接來，將桑公子扮作丫環模樣，送與殷小姐，就說新買來的，因大爺看他生得體面，要他作妾。奈大奶奶素來強暴，恐怕不容，徒然帶累他受罪，莫若送與你作侍婢。殷小姐必然允之。候殷小姐帶去，令桑公子在半途逸去，豈不兩便？」驚鴻說：「此計雖好，恐桑公子不肯易弁而釵，如何是好？」素琴說：「小姐勿須多慮，婢子自有令他首肯便了。明早小姐前去救駱家小姐去，帶至上房，與老安人大奶奶說明，將駱夫人接來，以杜後患。若將駱小姐送回庵去，大爺必定還要設計圖謀，那可救如未救。」驚鴻說：「此話甚合吾意，我明晨將駱小姐救出，你去設法將桑公子改扮起來，你便去接殷小姐來，令他領去，好半路逃去。」